

泉州文庫

螺陽文獻

〔清〕陳澍編 鄭煥章點校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編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(清) 陳澍 編

鄭煥章 點校

螺陽文獻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商務印書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螺陽文獻 / (清)陳澍編; 鄭煥章點校. —北京:
商務印書館, 2018

(泉州文庫)

ISBN 978-7-100-15756-8

I. ①螺… II. ①陳… ②鄭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
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015029 號

權利保留, 侵權必究。

責任編輯 閻海文

特約審讀 李夢生

螺陽文獻

(清)陳澍編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756-8

2018年5月第1版

開本 705×960 1/16

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張 29.75 插頁 2

定價: 138.00 元

前 言

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，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。“比屋弦誦，人文為閩最”，素稱海濱鄒魯、文獻之邦。代有經邦緯國、出類拔萃之才，歐陽詹、曾公亮、蘇頌、蔡清、王慎中、俞大猷、李贄、鄭成功、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軍事、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，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，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，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，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，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，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；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五十六家七十四種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十四家十七種。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，屬泉人著述、出版者十三種。

遺憾的是，雖然泉州典籍贍富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，但歷經歲月淘汰、劫難摧殘，加上庋藏環境不良，遺存至今十無二三，多成珍籍孤本。這些文化遺產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，亟待搶救保護，古為今用。

對泉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，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《清源文集》十卷，明萬曆二十五年《清源文獻》十八卷繼出，入清則有《清源文獻纂續合編》三十六卷問世。這些文獻彙編，或已佚失，或存本極少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泉州成立“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”，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，因經費短缺未果。八十年代，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“泉州學”，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，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，其事遂寢。但是這兩次努力，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，中共泉州市委、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

作列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。翌年，正式成立“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”，着手對分散皮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搜集，整理出《泉州文庫備考書目》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，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。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，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，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、自成體系、比較完整，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、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，取名《泉州文庫》，二〇一一年起陸續出版發行。

整理出版《泉州文庫》的宗旨是：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，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，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，增進民族團結，維護國家統一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，增強文化軟實力，爲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。

《泉州文庫》始唐迄清，原著點校，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、科學性、文學性、地域性、原創性、權威性，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。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（市、區），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，曾在泉州任職、寄寓、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，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。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，內容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宗教、軍事、語言文字、文化教育、文學藝術、科學技術等領域，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，堪稱溫陵文獻之幟志。

值此《泉州文庫》出版之際，謹向各支持單位、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！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爲廣泛，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，加之書成衆手，雖經反復校勘，但限於水平，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教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整 理 凡 例

一、《泉州文庫》(以下簡稱“文庫”)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(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)著作,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,即晉江(包括現在的晉江市、石獅市、鯉城區、豐澤區、洛江區)、南安、惠安(包括泉港區)、同安(包括金門縣)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。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(個別選題酌情下延)。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政治、軍事、科技、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,以發掘珍本、孤本為重點,有全國性影響、學術價值高、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,兼及零散資料匯總。

二、每種著作盡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,選擇其中年代較早、內容完整、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,並與有關史籍、筆記、文集、叢書參校,文字擇善而從。

三、尊重原著,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。後來增加者,則視其價值取捨。

四、凡底本訛誤衍漏,增字以[]表示,正字以()表示,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□表示,明顯錯字徑直改正,均不作校記。

五、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,各有所長,取捨兩難,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,或史實明顯錯誤者,正文仍從底本,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。

六、凡人名、地名、官名脫誤者,均予改正,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、地名、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,依原文不予改動。

七、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,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,均加引號以示區別,並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八、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《標點符號用法》。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例,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。

九、原文不分段者，按文意自然分段。

十、凡異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，如非人名、地名，改動又無關文旨者，一般改爲通用字；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、容易辨認者不改。個別著作爲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。

十一、避諱字、缺筆字盡量改正。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爲習慣者不改正。

十二、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、朝廷、皇帝、上司、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。

十三、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，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，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。

十四、文庫採用橫排、繁體字印刷出版。每冊前置前言、凡例。每種著作仿《四庫全書》提要之例，由編者撰寫《校點後記》，簡略介紹作者生平、著作內容及評價、版本情況，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

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

螺陽文獻序

事有心同然而行未逮，得一人先舉之，則事協諸心，用贊嘆之，表揚之，不使吹毛求疵者輕議其後，如余于水亭陳公所輯吾惠文獻是也。

惠濱海區，地僻且小，然鄭公褒以古文顯于時，黃公藪以皇朝受命賦萬餘言，爲蘇易簡所奇，其猶子宗旦，亦器重于歐陽修、王禹偁，若李慶孫則競傳其文章。嗣是人材接踵，著作林立，彬彬乎文獻邑也。獨惜剗剗所傳，疊遭寇毀，十存一二。至單寒之儒，才以位晦；閨閫之秀，文以身隱；暨羽士、方外不取重于俗者，珠沉玉蘊，末由呈輝矣。夫當見聞所觸，心思所感，或義在必陳，或情在必吐，或時不容默，事不容隱，爲奏疏，爲記序，爲書傳、考文，爲詩賦、碑銘、辭跋、說解，各浣腸吐臟，吮墨揮毫，縱不敢自許字挾風霜，聲成金石，亦自珍惜，編柳截蒲，卷藏諸家以垂後。而磨滅兵燹，既付之無可如何，甚者子孫不知愛護，任剝蝕于蠹魚，忍殘污于覆甌，與砥柱之溺、宇文之火何異？念及此，得不爲前賢扼腕傷心歟？

余癸亥歲，慨先輩制義散失，偕曾君遜士搜集付梓，顏曰《錦城徵選諸雜著》，愧未及也。丙戌，蘅圃楊明府雅修邑乘，命以藝文補張公前志所未備，因遍索遺編殘稿，登諸邑乘，但無關於邑政治、風俗、山川、人物者去之，鄙懷憾焉。

邇在水亭讌集，與陳公坐論，欲倣吾郡《清源文獻》，取螺陽文獻，勒爲一書，陳公即以已成二十卷示余。余喜其先得我心所同然，袖歸而翻閱之，人鮮有遺，體亦皆備，有所棄而不傷于刻，廣所收而不嫌于濫，乃嘆陳公爲桑梓前後人計者遠也。蓋陳公生平嗜學好古，以故摭摭成集，使前人異曲同工，並垂不朽。後人因文考獻，具見真本于河間，無庸啓藏于魯壁，厥工豈小哉？

余勸梓而普傳之，陳公恐采擇未醇，起人非議。余曰：“古詩三千，孔子僅

存三百，然猶雜以鄭衛淫哇者，備十五國之風不使缺也。矧省小于天下，郡小于省，而邑又小于郡，必緣同異以棄取，存者寥寥無幾矣。故人不盡立德立功，位不盡垂紳搢笏，才不盡倚天拔地，思不盡瀉水湧泉，詞不盡積玉碎金，聲不盡黃鐘大呂，苟可以載青簡垂綠帙，而協心所同然者，雖參差錯出亦何妨？”

陳公聞余言而可之，決于刊播，索序于余。余拙古文，惟即所自贊嘆，而欲表揚以杜吹毛求疵者之口，妄爲之序。

賜進士出身承德郎、內陞部主事、前河南懷慶府溫縣知縣、婣弟王其華頓首拜。

螺陽文獻序

水亭陳公，哀惠邑藝文勒成一書，爲卷二十，爲目五十二，分薦紳、武秩、布衣、閨秀、仙釋、女冠諸類，統得百十八人，顏曰《螺陽文獻》，而請序于予以付梓。

予受而翻閱之，義當而例嚴，旨遠而體備，因不禁喟然而興嘆也。夫古稱不朽有三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自書契以來，典籍所載何可勝紀？然孔子尚有文獻不足之嘆，則知立而不朽之難也。《周禮》小史掌邦國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後世寰宇以迄郡邑各有記載，而徵文稽獻之士亦班班可考。然邑乘又僅居郡志之一，而藝文又僅居邑乘之一，求其上下今古彙一邑著述，而統括靡遺，非遠紹旁搜，編纂成帙，弗能備也。況時世遞隔，老成代謝，風霜兵燹之餘，剝蝕湮沒，散佚殆盡，搜輯爲勞。

水亭，螺陽知名士也。與余弟爲選拔同譜，雅慕文學，留心桑梓，爰本《清源文獻》，取郡邑志中藝文而廣之；復遍采碩儒懸市之業，旁及故家斷簡之遺，自章疏敷奏以及書序、傳記、詞賦、詩歌、碑碣、雜著，犁然，燦然。雖人物、文章未可同日語，要皆有精光奇氣，亘千古而必不可磨滅之狀。故無論名公、鉅卿卓犖當世者，固顯揚盛美，垂諸無窮，即至布衣、閨秀好學能文，亦靡不闡幽微顯，媲美風騷，下至縉流、羽士、方外之徒片長可錄，亦所不遺。俾車書萬國，長懸忠臣孝子之章；赫奕千年，猶睹郭錦江花之色。蓋郡邑乘職其要，而文獻志其詳，誠不朽之鉅觀，而千古考鏡得失之林也。

我國家重熙累洽，觀文化成，海隅日出，罔不承俾。惠僻在海濱，延袤縱橫不及百里，而鄒魯遺風于今爲盛，懷瑾握瑜之士聯鑣而蔚起。予自客歲承乏茲土，每仰慕前哲，思欲搜羅而表章之，而釐剔塵牘，謙讓未遑也。邇來戴星出入，

課其耕桑，鼓其弦誦，厲其訓型，方期與士君子上下其議論，揚挖其休嘉，適水亭手是編以相示。余見其因文考獻，彪炳藝林，而本末具舉，細大不遺，猶襄陽之傳耆舊，徐州之傳先賢也。寧獨淨峰之奏疏，不減賈、晁，吾野之詩章，彷彿顏、謝，爲足爭光日月，揚徽史冊云爾哉？

夫陵谷變遷，須紀載之遞起，故《班史》志藝文，存者十無一二。今水亭摭摭遺篇，研摩編削，成一家之言，洵足備史氏之采擇，爲螺陽之鼓吹，固子衿齊民所矜式，而郡邑志亦因以彌光，則編書與著書者同一不朽盛事矣！余既嘉水亭修輯之功，爰出數言以弁其首云。

文林郎、知惠安縣事、年眷弟隰沃馬淮拜序。

序

福建泉州張君大河內史，其兄大川、弟大江，皆名孝廉也，多識舊聞，博采軼事，與同里陳孝廉玉德文行相頡頏。光緒八年壬午，陳孝廉出其族叔澍君所纂《螺陽文獻》稿以示，張君大川見即贊助付梓，俾成一代信史。時越四十一載，爲壬戌之秋，適祖陶攝篆斯邑，張君大河繼承兄志，重行補刊，囑爲叙言。慨夫！杞不足徵，傷夏之史亡也；宋不足徵，傷殷之史亡也。家國隆替，文獻繫之，陳君宗祀宋思獻之旨，師《文獻通考》之規。

螺陽，今惠安縣，隸泉州，距府城五十里，海濱鄒魯，代有人文，則凡揚文學、徵品操、考逸事，體例精詳，哀然成集。陳君搜羅藝苑，矜式里閭，張君賡續梨棗，并傳志乘，可謂美矣！備矣！

禮失而求諸野，文散而徵于獻，旨哉言乎！維天下之變亟矣，毀裂冠冕，邪說橫行，充其害不至天地坼崩不止，名教綱常、文章道德悉付淪胥。然景行先哲，牖起後人，亦足挽狂瀾于既倒，卜昌運于將來。此張君竟乃兄未竟之功，汲汲爲陳君存稿補刊者，固別有無窮之感想也。

祖陶棄書久，何敢應命？爰述請于嗣母舅氏潞河白公石農印曾麟爲綴以志之。是爲序。

壬戌葭月，知福建惠安縣事銅山張祖陶。

螺陽文獻序

《螺陽文獻》一書，藏之邑南秀嶺陳姓家久矣。陳于子符孝廉玉德爲同姓，家清儉，未能壽之梨棗。然咄嗟之所侵，蟬蠹之所據，歲月時代之所經，采匿光韜，聲銷響寂，岌岌乎有杵帙零篇，不克終歲之慮矣。孝廉目極是書，意以謂果如是也，是則作之者之不幸，而正因文考獻者之不幸也。

夫惠固人才淵藪也，自古山川靈淑，歷久彌彰，其雄浩峻嶒、奔騰澎湃者，往往蔚爲羽經翊傳之儒，經天緯地之士，烺烺炳炳，振古燦今。此其人即不以文稱，而其不朽之盛業，雖百世下之耄稚猶能言也。其降，則峻峭淪漣之氣隨地鍾毓，或才人，或畸士，或衡泌而自適，或纓鞞而有輝，或閨閣而罔忒其儀，或方外而弗叛乎道，舉能挾藻颺詞，擬騷賡韻，言矩于理，事協于經，抒其忠孝節義之衷，發乎喜怒哀樂之正，則固燦然文也。或其人有不當于獻，而試搜諸斷碣殘碑，擷其餘馨剩馥，低徊往復，感喟唏歔，有欲聽消沉于蔓草荒烟中，可乎？況吾邑自西北大帽山麓別支分，雄奇盤屈不可名狀，乃逶迤將窮則環以鉅海，何其偉耶！昔我襄惠公謂：“山川之勝，絕類江南；湮鬱一開，人文丕振。”至于今，且齒諸上國焉。然則《文獻》一書，何可廢也？

夫自歐陽四門以文學開郡人之先，群賢嗣興，儒業寢盛，彬彬濟濟，煒映後先。而吾邑之黃叔才、王賓虞、鄭成之、李慶孫、江聖俞、謝菱溪數君子，莫不有文，莫不稱獻。終明之世，則家握隋珠，人抱和璧，如陳士陞、黃孔昭、許夫賡、曾小坪諸前修，尤爲徵文考獻者指所首僂。迨正、嘉間，吾襄惠公出，則勛業文章超前邁後，爲宇宙中第一人流。是公固八閩之人傑也，豈區區吾邑人所得而私哉？

我國家深仁厚澤，覃暨海邦，有志之士靡不争相淬礪，仰副涵濡煦育之仁。

而理學大儒，鴻猷碩望，唐、宋以降莫盛于茲，非所謂千載一時之隆與？

是書搜輯既多，審擇尤當，孝廉懼其湮沒不傳也，將謀于予兄汝舟大川。會予兄公車北上，孝廉亦羈都未返，遂極意慫慂。予兄慨然肩之，乃殺青未竣而冥室遽扃，事因以寢。後予表弟陳藹士兆相卸署古田教諭歸來，曰：“是書孝廉翹跂于君之成之久矣，予以嗣兄之志義不容辭。”尤幸其時予弟碧山大江大挑教諭旋里，得以目營手披，悉心參校，役藏而夏臘近兩周矣。

予維學淺識膚，不敢謬加增補，默念烈女弟祭夫一誅，事關風化，不忍令邇漸滅，爰附諸篇後。若夫廣遺續編者，則俟後之君子。

明黃文簡公之識吾郡也，曰：“令數十載後，又不知鄧林之瑋榦、縣圃之瓊瑤，奚所厝斧斤函篋矣？”予于是書亦云然。

宣統元年冬，內閣中書銜、吏部注選教諭、四品封職員外郎銜、度支部通臬司奏留主事、加三級張大河謹題于秀塗雲頭二銘山館。

螺陽文獻後序

惠，蕞爾邑也。南附于郡，北邇于莆，西阻于山，東窮于海，環疆而計，縱橫數十里耳。以天下之大而有閩，以閩之大而僅此區區數十里之惠，中間毓秀孕奇，較中州大邑似不能十之一二，則載籍文字，采風者未免忽略而過也。然考惠未置邑之先，人文已肇于唐，迨宋若鄭成之、謝德翔、江聖愈所稱“博雅君子”，雖渺不得而見其文，其他固未盡就湮。有明正、嘉而降，彬彬乎盛，其時士以制義博功名，而留心古作，追給賈、董，出入風騷，卓乎各成一家言，外至布衣、墨客、閩秀、縉流，各抒性情以傳翰藻。入我朝，文風丕暢，制作如林，汗馬倥傯，亦喜吟咏，幾乎美不勝收矣。

澍每讀《清源文獻》，見吾惠人寥寥可數，竊以爲憾，數年來殫心搜輯，欲自成一書，卷帙尚未完足。歲丙戌，余分纂邑乘，博其徵選，集其精要，正其訛錯，別其體裁，自唐迄今，曰“薦紳”、曰“武秩”、曰“布衣”、曰“閩秀”、曰“仙釋”、曰“女冠”，統得百十八人，爲卷二十。首載奏疏，崇忠孝也；次以論策，徵學識也；書、序、記、傳，揚人品、表功烈，且存桑梓舊事也。若問對、議、解，發聖賢之蘊，驗經濟之宏也。其餘以類推矣。既脫稿，按卷而披之，惶然跼蹐焉。蓋上下千百年，近者有集可徵，由明而上，先輩篇章幾經兵燹，隻字片言，得之匪易。意欲所求，窮搜而愈不獲；心所絕想，忽遇于俄頃之間。有群相傳寫，而亥豕皆謬；有同是一編，而彼此互異。顧以迂疏學問，獲彙完稿，就正大方，公諸同好，其果不負初心否耶？詩多采《惠風》，刪其冗雜，補以所未及，載附于簡末，與《清源文獻》頗異其例，而因文見獻，則一也夫。

螺陽陳澍水亭謹識。

凡 例

一 吾惠，宋太平興國六年析晉江東鄉十六里置邑。然唐陳嘏、黃訥裕所居之地在東鄉十六里中，入惠安版圖。淨峰公邑誌列嘏于“人物傳”首，訥裕之後世居錦田，故二公詩文在所必選。

一 是集主于揚文學、徵品操、考逸事，若纖巧詞章、應酬尺牘概從刪棄。至張淨峰、李抑齋、康磐峰、駱台晉、陳荆碧全集俱在，黃孔昭詩亦完本，則有美不勝收之憾，今第選其要。宋、元以上，文多湮沒，有得即收之。國初以降，寧嚴毋寬，蓋近者有待，遠者難求也。

一 真西山守泉刻《清源文集》，合泉郡詩文七百餘篇，久已無傳。《嘉定志》、《淳祐志》，世復罕觀。吾邑嘉靖、萬曆諸志，率皆不詳詞翰。唯《清源文獻》一書，邑先輩統得二十餘人耳，埋珠玉于瓦礫，識者悲焉。茲集所刻，聊備一邑之觀，以待賢者從而增補之。惠雖僻在海隅，其文風固不出人下也。

一 家藏書籍不能全備，歷年抄錄，同志相資，亦必賴賢子孫揚其先人，應徵而至，庶先輩嘉言咸登梨棗。乃聞風踴躍者多，而秘若扃鑰者亦不少，甚有完集落于賈豎，任索弗與，時勢所爲，付之一嘆耳！

一 《新安文獻》、《海鹽文獻》、《淮郡文獻》皆不錄生存，蓋棺論定，本此意也。《清源文獻》亦引此爲例，故茲集悉選既往之文，留生存者待他日論定。

一 作庵先生《清源文獻》，既于郡賢中標有薦紳、藩王、武弁、布衣、閨秀、釋子、女冠、羽士諸目矣，乃復首載寓賢，曰“有賓道也”，繼以溯賢，其身不家于是，而子孫載族以來者，又繼以孕賢，或誕生其地、或其祖父泉人他遷徙而生者，皆采其文字焉。鄙意爲集以地之文獻命名，當以地之所產爲徵，似毋庸廣收混雜，不自揣，彙選游寓諸目，另成一書。又考作庵輯王梅溪、真西山二賢守狀教

題咏，爲溫陵留墨，即以吾邑有宋以來官斯土者詩文合而載之，別標名目，不以相淆，庶閱者了然。

一 張景序《鄭袞集》，謂宗尚韓吏部，而體勢近之。蔡襄論閩中文章，自歐陽詹後唯推袞，淨峰公謂：“袞之自處，亦頗不讓于詹。”陳覺民稱謝文龍、文敏兄弟，曰：“二謝，真江左人物。”諸公文集散失，吳謂之“負氣寡偶，文辭俊邁”。江與權之從學蘇白石、陳北溪，爲文古雅；邱崇、江致堯之詩名伯仲，俱只得耳聞。然則存什一于千百，吉光片羽，安得不從而珍惜之哉？

一 是集分目五十有二，每目文字照世次前後。唯劉若在明爲諸生，入國朝爲釋子，不得不兩著姓氏以示分別，故小傳詳言之。

一 先輩學有根柢，筆無苟下，後進鯁生，奚俟揄揚？凡詩文之後，偶有論說，必本諸史籍，因事附載，以備始末。其中佳處，讀者自領之。若昧爲評許，祇增疣贅。

一 是編有爵位巍峨，姓名不列，亦有布衣、方外，采錄反多，無他，此專以文見獻也。夫身登仕版，功業、氣節國史載之，郡邑乘載之，固不徒藉乎此。其或生平長于著作，而後嗣脫略致泯焉無稽，則徒悵然無可如何焉耳。

一 姓氏、爵里之下偶存小傳，皆就文章一道立言，或兼著其人品、經濟，與志書所載原自有別，故有政治爛然，缺焉弗書，匪妄爲軒輊也，讀者慎毋以是見責。

一 王其華已作古人，《竹居文集》，亦有可采，令併補入《螺陽文獻》姓氏、爵里。

薦 紳

唐

陳 嘏字錫之。居報劬山下。開成三年進士。以詞賦擅時名，尤工篆隸。宣宗奇其才，曰：“琬琰器也。”終刑部郎中。

黃訥裕字信夫，號梗南，黃田後邊人。乾符元年進士，工部侍郎，封楚國公。

五代

黃禹錫字仲元，號雪操。訥裕曾侄孫。晉天福二年進士。宋初爲檢校尚書、水部郎中，攝莆田令。陳洪進納土，林居裔聚衆作亂，脇禹錫，不屈，太宗嘉之，賜袍笏。